

# 洞庭湖畔候鸟“打劫”鱼塘，麋鹿“赖”在村里……

人与动物如何“各安其所”？



新华社记者苏晓洲、阮周围、谭畅

成群结队的候鸟把农田、池塘当成“食堂”，造成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珍稀动物麋鹿逗留村庄数月，啃食、踩踏农作物……

近年来，随着环境治理和动物保护措施落实，洞庭湖区的生态涵养功能持续恢复，野生动物种群规模扩大。但随之而来的是，野生动物频繁进入乡村，在农田、鱼塘、果园栖息觅食，对当地人的生活、生产造成干扰。

## 野生动物走村入户“会餐”

“新华视点”记者深秋初冬时节在洞庭湖区采访时，正值北方候鸟南飞高峰期。

在南洞庭湖畔的沅江市、益阳市大通湖区以及西洞庭湖畔的汉寿县，记者看到，广袤的原野、湿地上鸟群翔集，它们自在地觅食、嬉戏，其中不乏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鸟类，例如鸿鹄、白鹭、小天鹅等，此外还时常能见到白鹤、灰鹤。

记者发现，湖区很多精养鱼塘上严实地覆盖着一层网，农田旁竖立着身披布条的“假人”。在一些养殖甲鱼等名贵水产的池塘边，有人骑自行车或摩托车不停地穿梭巡守，以防止野生水鸟“打劫”。

野生水鸟，被湖区农户视为种植、养殖的“天敌”。“湖区的鸟太多、吃东西太猛！有的养殖户价值几十万元的虾苗、蟹苗，在几天内被鸟群吃光，大家被搞怕了！”西洞庭湖湿地保护协会会长刘克欢说，他家60亩鱼塘也铺设了大网。

当地农民说，鸟群大规模“过顶”，

有时长达几分钟。特别是大量鸿鹄等从天上飞过时，如浮云般遮天蔽日。鸟儿停落在田间、池塘觅食，“享用”农作物和人工养殖的水产。鸟群过后，农作物、水产常常损失惨重。

在汉寿县岩汪湖镇武竺山村的明珠种养专业合作社，记者看到一群鸿鹄停留在鱼塘内捕食。合作社负责人戴鹏飞对此很无奈：“鸿鹄数量众多并且天性灵敏，稍不留神，鱼苗和一些小甲鱼就被吃得干干净净，有时一天损失上千元。”

湖区基层政府时常收到当地百姓“野鸟开塘”“清空鱼苗”等抱怨。沅江市南大膳镇林业站站长郭建明说，有时一天接到十几通电话“报损”。

郭建明等人说，农作物收获时节，在南大膳镇大东口村的农田里，常能看到乌泱泱一大片白鹭、鸿鹄。它们不怕人，连轰隆隆的农机也吓不走，甚至放鞭炮都不怎么管用。大东口村村民胡小阳说，一些野生鸟类爱吃油菜、玉米、虾苗，“种一丘田有时要播好几遍种子，好不容易等秧苗长大，鸟群来过几次，产量就损失一大半。”

除了鸟类，麋鹿等其他野生动物也不时侵扰洞庭湖区农业生产。

沅江市漉湖芦苇场兴隆管理区种植大户陈菊香说，麋鹿是国家保护的珍稀野生动物，人绝对不能伤害它们。

曾有30多头麋鹿在村里“赖”了一个多月，自家15亩庄稼被麋鹿、野鸡和野兔啃得所剩无几。

沅江市森林病虫害防治保护站站长熊立先说，曾有一头麋鹿在当地几个村庄停留了18个月，“胡吃海喝”后体重从约60斤长至300斤左右。当地农民为这头麋鹿拍了不少“写真”，画面中，这头麋鹿体型高大威猛，在农田里肆意踩踏、啃食。

## 农业生产与野生动物活动矛盾逐渐凸显

近年来，野生动物“出山”“进村”



▲这是2021年10月24日在沅江市漉湖拍摄的候鸟。

新华社记者陈振海摄



▲2021年10月24日，一头麋鹿行走在沅江市南大膳镇大东口村的堤坝上。

新华社记者陈振海摄

水鸟种群数量平稳维持在3万只左右。

据悉，目前在洞庭湖区“打家劫舍”的动物，大都是受法律保护、严格禁止捕杀的，它们在湖区觅食造成的农业损失事件频发。

洞庭湖区各地提供的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1年，沅江市被白鹭、天鹅、麋鹿等野生动物致害的受损面积总计34.1万亩，损失金额6730万元；常德市陆生野生动物（野猪、猪獾、熊、鸟类）2020年致害面积约31.7万亩，经济损失估算3735.4万元；另据了解，益阳市、岳阳市等湖区的农业生产所受损失也很大。

## 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有道可循

受访洞庭湖区干部、百姓普遍表示，野生动物大量增加，有力印证了洞庭湖区生态环境转好，应坚定不移实行严格的保护政策。与此同时，要直面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增多的挑战。

沅江市漉湖湿地保护与发展事务中心副主任庄智、南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沅江市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王龙等人认为，广袤的洞庭湖区容得下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存，关键在于“各安其所”“相安无事”。

一些专家说，大部分野生动物并不“乐意”与人类混居、争食，当前出现的一些“鸟兽入侵”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野生动物生存需求尚不能得到较好满足。建议从国家到地方都加大投入，对麋鹿、候鸟的食源地加大保护，丰富外湖食物源；那些原本属于鸟兽的生存空间如自然保护区、天然湖泊等，应当严格限制人类活动，还水面、湿地于鸟兽。

业内专家建议：

——以生物多样性促生态平衡。

湖区有的农户发现，在田间地头摆放人造猛禽，或者使用蓝牙音箱模

拟猛禽叫声，能产生一定的驱鸟效果。

有专家表示，当前一些地方生物多样性正处于恢复早期，需要加强对野生动物活动情况监测，及时开展科学调控。对于局地种群数量较多，且适宜迁移的野生保护动物，可适当迁地保护；还可以有针对性地重点保护或培育鸟兽食物链顶端的旗舰物种如鹰隼，以生物多样性促进生态平衡。

——推广运用合理的技防措施。

记者看到，近年洞庭湖区新建的一些生产设施安装太阳能超声波驱鸟器，小范围内驱鸟效果不错；还有一些农庄、渔场和果园安装闪光陀螺棒、亮光彩纸小风车等，既不伤害野生水鸟，也起到了一些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

一些基层干部群众建议，对目前出现的技防措施应该开展研究，对直接危害野生鸟类生息的要严格禁止，而对合理的技防手段则值得加以扶持和推广。

——建立健全可操作的补偿机制。

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曾于2015年开展过一次鸟损补偿工作，对保护区及周边一定范围内农田鸟损进行补偿。全程参与的野保专家彭平波说，那次补偿效果不够理想。“农户一攀比，极易引发矛盾。目前国内鲜见成功的鸟损补偿安排，很有必要探索制订相对统一的政策。”

沅江市漉湖湿地保护与发展事务中心主任曹亮兵等建议，进一步完善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及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议国家、省级层面加大资金补偿力度，或建立专项资金，维护湖区生物多样性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均衡。

新华社长沙1月19日电

## 这个冬季，泉城济南首次出现“千泉竞喷”

在泉水敏感区周围重点区段，济南通过“绕行、避让、升抬”等措施，确保泉水在地铁线路周围“有道可行”；临近泉水敏感区的线路采用浅埋方式，控制结构埋深，为保泉“抬头”。目前济南已开通的3条地铁每个车站均设有1-2个监测井，实时监测水位情况。监测显示，沿线地下水位与周边地区保持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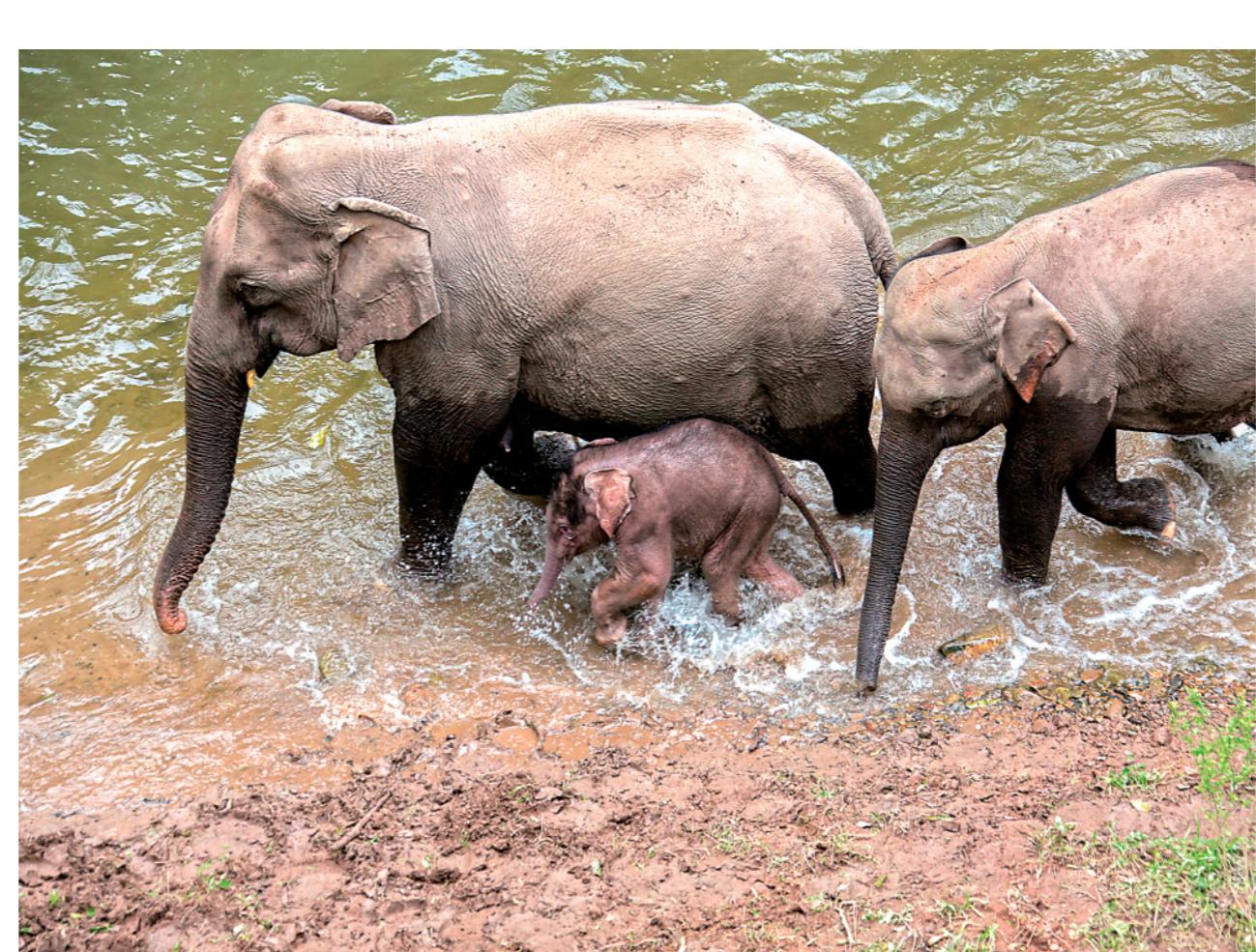
时值冬日，“千泉之城”济南多年来首次“千泉竞喷”，不仅城中心趵突泉等四大泉群活力四射，东部的章丘百脉泉泉群，“水花四溅，百脉沸腾”；西边的平阴县洪范池泉群，“扈泉涌碧”跃然石涧；南部山区的袈裟泉泉群，“铁袈裟”下水流潺潺……

“没想到冬天还能看到‘趵突腾空’的美景，实在是不虚此行。”山西游客孙桂丽带着惊喜拍照留念。行走在繁华的泉城路，打开泉水直饮点的水龙头，甘甜的泉水喷涌而出。在黑虎泉等取水点，不少人携壶提桶接泉水饮用。

2021年济南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将市民泉水直饮工程列为22件为民实事之一，建设完成了15个泉水直饮工程，惠及约6万市民，预计到“十四五”末将有百万市民“在家喝上泉水”。济南水务集团董事长魏洪军说，济南在中心城区建成100多处泉水直饮点，实现泉水“先观后用”。

漫步冬日的济南护城河畔，两岸依旧垂柳依依，植被错落有致，栈道与水榭相伴的湿地景观绮丽动人；游走在曲水亭街，泉水在身旁潺潺流过，老街巷中的别致小店一间间排列，在繁华都市中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片生态、一份优雅、一缕宁静。

“近年来，济南立足独特的泉水景观和历史文化资源，持续推进文旅融合，努力使泉水游从季节性向四季性转变，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推广处处长刘荣耀说。



▲1月15日，在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一头新生小象跟随象群在溪流中行进。

新华社发(李云生摄)

## 云南野象宝宝“扎堆”出生

新华社昆明电(记者庄北宁、赵彩琳)一头野象妈妈带着新出生象宝宝戏水的视频近期走红网络。有关人士介绍，这头小象在位于云南西双版纳的野象谷出生。最近，工作人员在野象谷陆续观察到4个象群的6头新生小象，这表明近期有野象宝宝“扎堆”出生，这意味着我国仅存约300头的野生亚洲象呈健康繁衍的态势。

野象谷大象医生保明伟说，视频中的小象来自象群“小缺耳家族”。这个象群于2021年11月进入野象谷，视频拍摄时间为2021年12月7日，当时小象出生仅3天。

保明伟介绍，每年1月至4月是野象谷象出没的高峰期，也是野生亚洲象出生的高峰期。最近观察到的6头新生小象，分别来自小缺耳家族、大缺耳家族、然然家族和大噜包家族，小象们都非常健康。这4个家族是近期在野象谷出没最频繁的家族，预计还会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

据了解，野象谷远不止这几个野象家族活动。近两年来，仅工作人员观测记录到的野象个体就有100头左右。野象谷所在的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子保护区野生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

野生亚洲象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州市，经过30多年的拯救和保护，数量已恢复增长到约300头。

## 我国多地监测到穿山甲活动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胡璐)据国家林草局穿山甲保护研究中心14日公布的最新调查监测结果，截至目前，近三年来在广东、江西、浙江、海南、福建、湖南、广西、安徽、湖北等省(区)均发现了穿山甲的新鲜洞穴，拍摄到中华穿山甲活动影像。

穿山甲是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健康的重要物种。由于滥捕乱猎和栖息地破坏等原因，野生种群数量一度急剧下降，许多曾经广泛分布的地区多年未见中华穿山甲的

踪迹。

为了更好保护穿山甲，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加强保护与管理的政策，包括将穿山甲属所有种由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提升至一级；严厉打击非法猎杀和经营利用行为等。

“从初步调查结果来看，中华穿山甲在多个省份具有一定规模的繁殖种群，局部地区栖息地质量和连通性较好。”国家林草局穿山甲保护研究中心有关技术负责人华彦说。比如，广东省

惠州市惠东县乌禽嶂林区近年来共调查到穿山甲分布信息311条，其中发现新鲜洞穴308个；从红外触发相机获得的视频中识别出33只个体，该区域穿山甲种群密度超过1只/平方公里。

此外，穿山甲迁地保护也取得积

极进展。近年来，国家林草局穿山甲保护研究中心努力突破人工救护与繁育关键技术，已成功人工繁育中华穿山甲幼体3只。

“尽管穿山甲保护研究工作取得

了阶段性进展，但仍面临着不少困难。”华彦说，野外种群底不详、栖息地破碎化都是野外种群复壮面临的巨大挑战，人工繁育关键技术尚未完全攻克。未来将继续开展中华穿山甲野外种群、食物资源及其栖息地现状评估，推动穿山甲栖息地保护与恢复技术研究与示范，攻关穿山甲人工救护与繁育关键技术。此外，还将加强穿山甲分布国家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共同保护穿山甲。